

## 再版前言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伟大的长征，红色铁流席卷大半个中国，谱写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相继经过、转战、驻留在川西北地区（含阿坝州全域）的时间长达16个月。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英勇的红军挑战人类生存极限，数次翻越十余座巍巍大雪山；在极端困苦条件下，数次穿越茫茫水草；红军模范实践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各族群众的倾力支持下，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关头，相继召开十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促成了红军的团结，提出北上抗日等重大战略方针，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折。被毛泽东誉为“牦牛革命”，永载史册，彪炳千古。

为了还原再现这段历史，1981年，阿坝州成立了“中共阿坝州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精干人员专门抢救、挖掘、整理这段史实。历时两年，1983年起，以内部资料方式出版了12期《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用于长征历史研究和参考查阅，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过阿坝80周年，为了更好纪念红军伟大的壮举，在阿坝州委的关心指导下，州委党史研究室会同各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忠实原版本的基础上，对1983年版的《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进行重新校订，以内部资料方式再版，以满足广大党史工作者、爱好者和干部群众的需要。

读史明志，读史养德，让长征精神永驻心间，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

2015年9月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 第一章 阿坝县概况                  | ( 2 )  |
| 第一节 建置沿革情况                 | ( 2 )  |
| 第二节 阿坝（麦桑）地区社会简况           | ( 3 )  |
| 第二章 红军长征第一次过阿坝县情况          | ( 5 )  |
| 第一节 党中央确定北上方针              | ( 5 )  |
| 第二节 蒋介石阴谋策划堵截围剿红军          | ( 6 )  |
| 第三节 左路军进驻阿坝（麦桑）地带          | ( 8 )  |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次过阿坝（麦桑）路线示意图    | ( 10 ) |
| 第三章 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 ( 12 ) |
| 第一节 张国焘按兵不动，重言南下           | ( 12 ) |
| 第二节 阿坝会议前后，左路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的斗争 | ( 13 ) |
| 第四章 红军长征二过草地               | ( 25 ) |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二次过阿坝（麦桑）路线示意图    | ( 29 ) |
| 第五章 红军在阿坝（麦桑）的革命活动         | ( 31 ) |
| 第一节 反动派造谣惑众                | ( 31 ) |
| 第二节 宣传真理唤起民众               | ( 31 ) |
| 第三节 组织政权                   | ( 33 ) |
| 注                          | ( 33 ) |
| 后记                         | ( 36 ) |
| 附录                         | ( 38 ) |
| 附件一 红军歌词录音整理               | ( 38 ) |
| 附件二 阿坝县流散红军情况表             | ( 40 ) |





# 序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粉碎了敌人的堵截尾追，四渡赤水，飞夺泸定，爬雪山、过草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英勇的红军战士历经艰难困苦，前仆后继，用鲜血和意志谱写了一部中国革命的英雄主义壮丽诗篇，光照寰宇，永载史册！

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九月和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先后两次到过阿坝县境内，共历时百余天。红军长征在阿坝留驻、活动时间以在格尔登寺和按坝（安坝）为最长，“总部”亦曾设在这两处。红军驻阿坝地区期间，曾进行过筹集粮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政权等革命活动，红军指战员在阿坝县的革命业绩，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我军在阿坝县活动的重要史料。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对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示，为准确地给中央编写党史正本和我省编写《红军长征过四川》一书提供可靠的史料。在阿坝县委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红军长征过阿坝县有关史料的征集工作。

红军长征过阿坝县，距今已有四十八年之久，由于尚在县内健在的流散红军和知情老人少；再者，过去一无专门记载，又无文献资料可考；加之，征集党史资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的经验又不足，书中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各位同志阅后给予指正。

# 第一章 阿坝县概况

## 第一节 建置沿革情况

阿坝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西北部，川西北大草原的南部边缘。北面接黄河与甘肃省的玛曲县为界；西北面与青海省的班玛县、久治县接壤；东北与若尔盖县相邻；东南和红原县毗连；南接马尔康县；西南与壤塘县相邻。地理座标：北纬  $32^{\circ}18'$  至  $33^{\circ}37'$ ，东经  $101^{\circ}01'$  至  $102^{\circ}35'$ ，县境成不规则的环形，南北最长处一百四十五公里，东西最宽处一百四十六公里，总面积为一万零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辖一个镇，五个区，十九个公社，两个农牧场。现有人口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人（一九八三年人口普查数），本县为藏族聚居区，藏族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九点四，此外还有回、羌、满、壮、彝、苗、汉等民族。

阿坝县地处川、甘、青三省交界区域，历史上曾经是附近地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向有“草地成都”或“草地之江南”的美称。

阿坝是藏语的译音。这里的藏民自称是“阿里娃”。相传在唐代，他们的祖先是居住在今西藏的阿里地区。唐朝贞观年间曾随同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进兵松州，屯驻在这一地带，此后便在此地居住繁衍下来。所以他们相传沿袭自称是“阿里娃”或“阿娃”。“阿娃”根据藏语译音汉文写作阿坝。

阿坝地带的村寨部落，依阿曲（河）的流向分布情况，划分为上、中、下三阿坝。中阿坝亦称麦桑，是这一带的土官官寨（藏语称麦加康）所

在地。

红军长征过境前，阿坝地区隶属松潘县，由“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置”管辖。由于地理条件等种种原因，反动政府鞭长莫及，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而已，实际上统治势力并没能将这一地带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由于这里与青海、甘肃相邻，青海军阀马步芳、甘肃拉卜楞寺喇嘛教派势力都运用武力征伐、教派影响、经商活动等手段，不断向这里渗透。力图加以控制，因此使这一带地区出现了相当复杂的局面。

## 第二节 阿坝（麦桑）地区社会简况

红军长征过境之前，阿坝地区尚处于初期的封建社会阶段。住在麦桑的封建农（牧）奴主杨俊扎西是这里的大土官。他们除了直接统辖着这里的十几个藏民部落之外，还以“拴头”、“亲属”等形式，招抚和支配着墨娃、安斗、壤塘以及贾诺、绒挖等地的一些部落。由于他们控制的部落较多，所辖地区较广，便成为草地南部的最大部落主，也是川西北藏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三大土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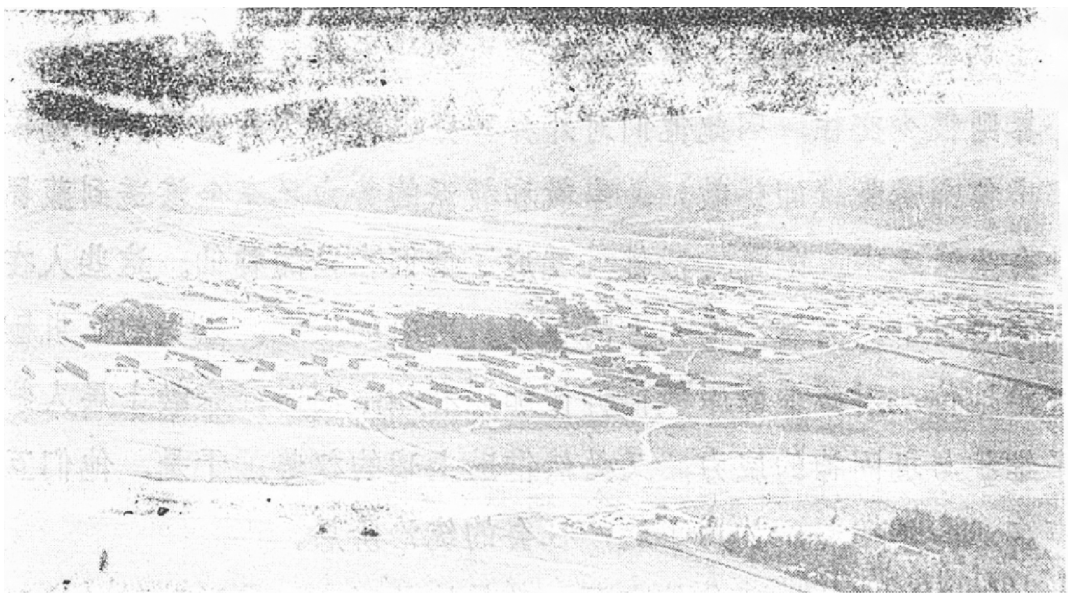
麦桑土官所辖的这些部落，有一部分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又兼营畜牧业的。其农业生产，仍然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经营极其落后。另一部分则为纯牧业生产。牧民们随畜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式的生活。

大土官在所辖的部落内，主宰一切，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对外，他们拥有宣布战争、策划布置战斗以及谈判言和、派出使者等大权。由土官所统辖的这种部落，俨如“国中之国”。统治者为了防止外部部落的侵袭和巩固对所辖部落内部的统治，长期以来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对部落之外的贸易交往，几乎是全由统治阶层所控制。他们为了赚取钱财，将当地土特产品的销售与人们生活必需物品的输入，完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至于一般藏民，与外界则很少交往，因此他们对外界事务也就很少知道了。而藏民大都虔信喇嘛教（即佛教），宗教和教派的势力已完全渗透到藏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喇嘛、活佛，就成了他们的神仙。这些人在藏民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的土官、老民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藏民的宗教信

仰便加以利用。同时，宗教上层人物为了维护与巩固神的威力，又必然借助上述的权势。于是，他们互通声息，勾结一起，构成了这一社会的统治阶层。

阿坝地区的地理条件方面，又是地处高寒，边远荒僻，当时交通十分闭塞。且当地人民旧有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所有这些，一再加重了对阿坝藏民的束缚。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一直奉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反动政策，大力推行“以夷治夷”手段，对少数民族不断实行武力镇压，抢劫烧杀，更在部落之间制造种种纠纷，蓄意挑起冤家械斗，妄图使之两败俱伤，而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就使这里长期陷入战祸连绵、械斗不休、抢劫层出、仇杀不断的悲惨境地。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广大藏民处于饥寒交困、愚昧落后、朝不保夕、生死无常的水深火热之中。



今日阿坝县城区全貌图

## 第二章 红军长征第一次过阿坝县情况

### 第一节 党中央确定北上方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当时敌我形势和选择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出发，制定了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对抗党中央向北发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却方针。为了统一战略方针，根据敌情变化，进一步讨论和决定我军的战略行动，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是北上还是西进或南下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张国焘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否认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的胜利，对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荒僻的西部地区和青海、新疆等地，实行无限制退却，以逃避斗争。宣扬西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便，胡宗南、马步芳有几十个团的兵力，防御工事十分强大，竭力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时，他见中央红军经长征苦战，实力消耗甚大，而他自恃人多枪多，于是借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遵义会议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他狂妄地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妄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

导权。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政治野心，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代表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指出：川陕甘三省具有地域广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比较富裕等条件，我军应迅速北上，去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并强调指出：1、集中统一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2、要使作战更有力量，必须组织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加强政治工作，毛主席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了各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域必将置红军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并且严正驳斥了张国焘伸手要权的反党谬论，强调指出：红军应当由党中央统一指挥。会上，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中央军委所作的报告和毛主席的发言。两河口会议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南攻打成都，然后向川康发展的错误方针。

接着，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召开的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将二、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由党中央直接率领。以红四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左路军，总指挥朱德（兼）、政委张国焘（兼）、参谋长刘伯承。右路军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北上甘南；左路军在卓克基地区集结，通过草地向班佑前进，随中央北上。张国焘妄图夺取军权，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未能得逞，被迫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 第二节 蒋介石阴谋策划堵截围剿红军

一九三五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举行西征，抢渡嘉陵江。红军长征北上跨入四川西北边境之后，蒋介石发出十万火急电报饬令青海军阀马步芳，蒋帮嫡系胡宗南，以及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等，采取北堵南追，东

压西困的反动措施，妄图于四川境内消灭红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马步芳立即召集所属各部研究对策。他深感自己长期苦心经营的青海马家“王国”将是：团体已面临生死关头，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共患难，同生死，阻击红军北进。由参谋马德召集参谋处长马寿昌等人拟具了纵横千八百里长的三道防线方案电呈蒋介石。而马步芳住在贵德县城的南海殿，又做起乘机扩充私人势力，借以自固的美梦。他急切命令各地抽丁派款，进行反动军事训练。强令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丁，都分别编为保安团、自卫队、学生军等，每日操练演习。当时所有军、警、公、教人员及男女学生，宗教徒等，全盘都在掌握之中，任其使唤。并在黄河、湟水流域一带修筑碉堡，挖掘战壕，待机消灭红军，保存实力。

一九三五年八月得知红军一、四方面两军共同北上的消息后，马步芳的心情十分复杂。他一方面致电蒋介石表明：“本省兵力尚足调遣，有素经训练的壮丁五十万。”用以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乘机进入青海。同时决定利用原先驻扎在玉树和马骠团和果洛的喇平福，纠合玉树和果洛的各“民团”作为第一线主力抗击红军；委任麦桑（今阿坝）土官杨俊扎西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并令“南番”（今甘孜色达石渠一带）唐隆古哇，率领他们部落藏民，均自备枪马给养，组成藏步骑兵，听其调遣，就近分布在石渠（甘孜）、麦桑（阿坝）一带扼守要道，为其充当马前卒，妄图以此“一箭双雕”，既可以让藏兵去阻击红军，又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与此同时，已然抢占松潘境内驻守的蒋介石亲信胡宗南，也派出师部少校参谋李苾专程前往阿坝。李苾携带名酒、茶叶和现金等礼品，代表胡宗南与土官联络，筹划阻击红军北上。他们一致认为“在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的绝地地带，保险可以堵住红军”；土官还表示说：“一定转报胡司令放心”。经过上述一番部署，马步芳、胡宗南自信阻击红军北上已是万无一失，于是分别电告蒋介石“请勿远虑”，为此胡宗南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复电嘉奖。

### 第三节 左路军进驻阿坝（麦桑）地带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左路军自卓克基地带北上，向阿坝（麦桑）地区进军，途经托巴格勒（今红原县龙日坝二道桥附近的党各支曲），遇到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杨俊扎西所属藏兵的袭击，经接触后，杨俊扎西率部队溃逃，红军在今红原县龙日坝分两路前进。一路由安曲沿海子山梁子进抵阿坝麦尔玛、格尔登寺、河支、各其寺一带；一路经四寨进驻阿坝查理寺、按坝（安坝）、垮沙、德格、各莫寺地带。总指挥部驻中阿坝的格尔登寺内。

在此之前，麦桑土官——麦桑支队司令杨俊扎西所属部落藏兵被击溃之后，深感无力阻击红军，遂烧毁官寨，带领全家及藏兵等逃往黄河北岸。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左路军先遣部队经过麦尔玛、贾洛、箭步塘（今二牧场即甲本分场）至红原日柯，到白河边，一部分已渡过白河。这时张国焘再次违抗中央命令，再提南下。拒绝向右路军靠拢，谎称白河水涨，无法渡过。朱德同志为了进一步说服张国焘北上，亲自到葛曲河（白河）察看水情，并派人下水实地测量水立，结果证明：虽然河水因下雨猛涨，但最深处也不过马腹，队伍是完全可以过去的。况且从墨哇到班佑不过三天路程，兼程而行，完全可以同右路军迅速汇合。张国焘拒不听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劝告，执意南下，并强令已过河的部队折返阿坝。此时，敌情已发生变化，蒋介石并不甘心于失败，正在调遣兵力，加强部署。党中央一再电示张国焘，命其迅速率部挺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直指甘南。但张国焘置中央电令于不顾，按兵阿坝不动，坐失良机，并百般刁难党中央，置红军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在左路军顺利进占阿坝（麦桑）地带之后，右路军也战胜了天然险阻，顺利地通过了沼泽草地；同时又取得了包座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了西北“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胡宗南部伍诚仁师和另一个团的兵力，进占了若尔盖的班佑及七房一带。此外，在松潘一线，胡宗南所部第二旅又遭到红军重创，镇江关附近之敌全线溃败，逃向松潘县城。这时敌人已然惊恐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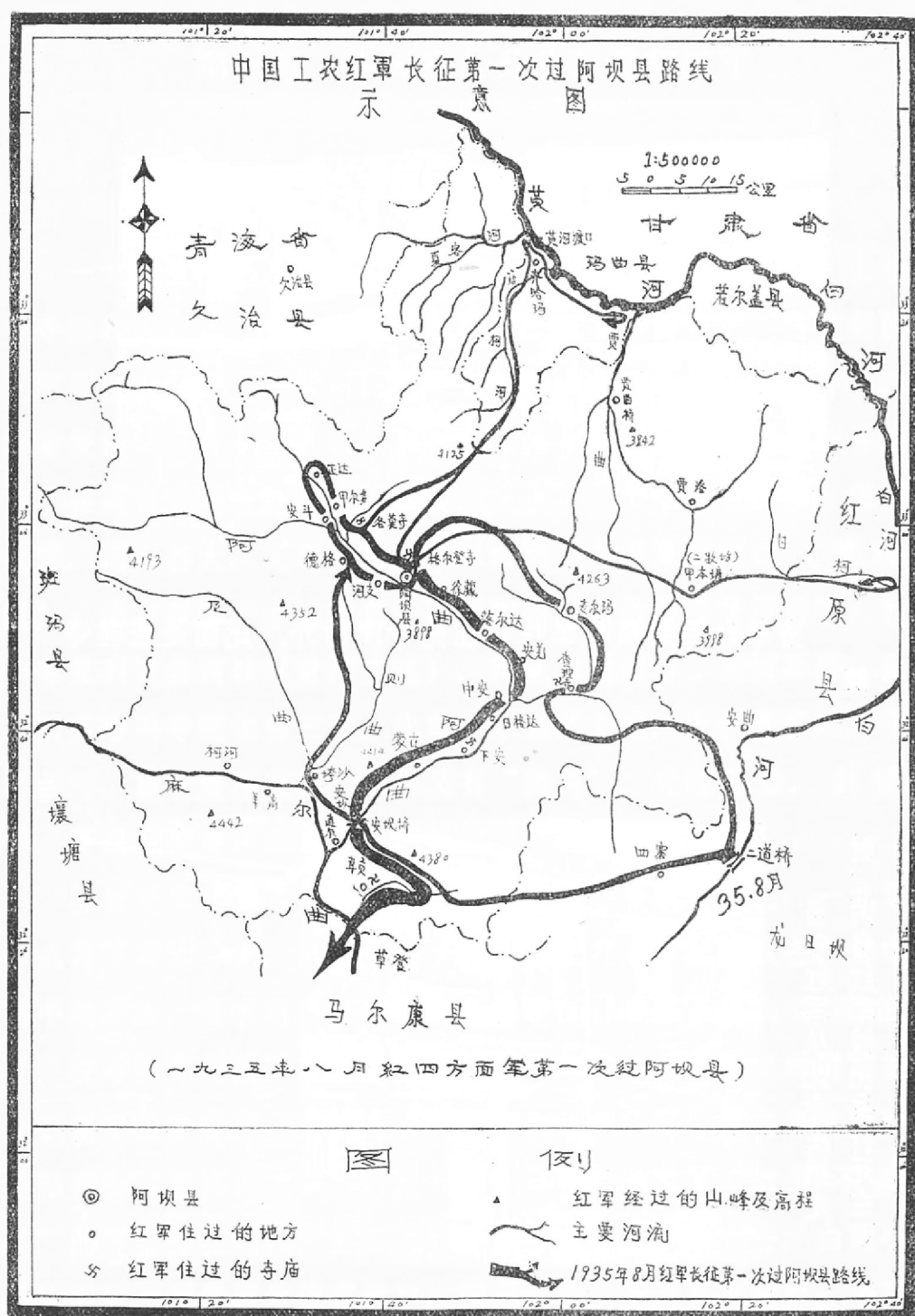
状，闻风丧胆，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极为有利，为红军继续北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却贼心不死，出于深藏已久的政治野心，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并妄图胁迫中央南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阿坝县格尔登寺院全貌图，当年红军总部设在此处（此系修复后的格尔登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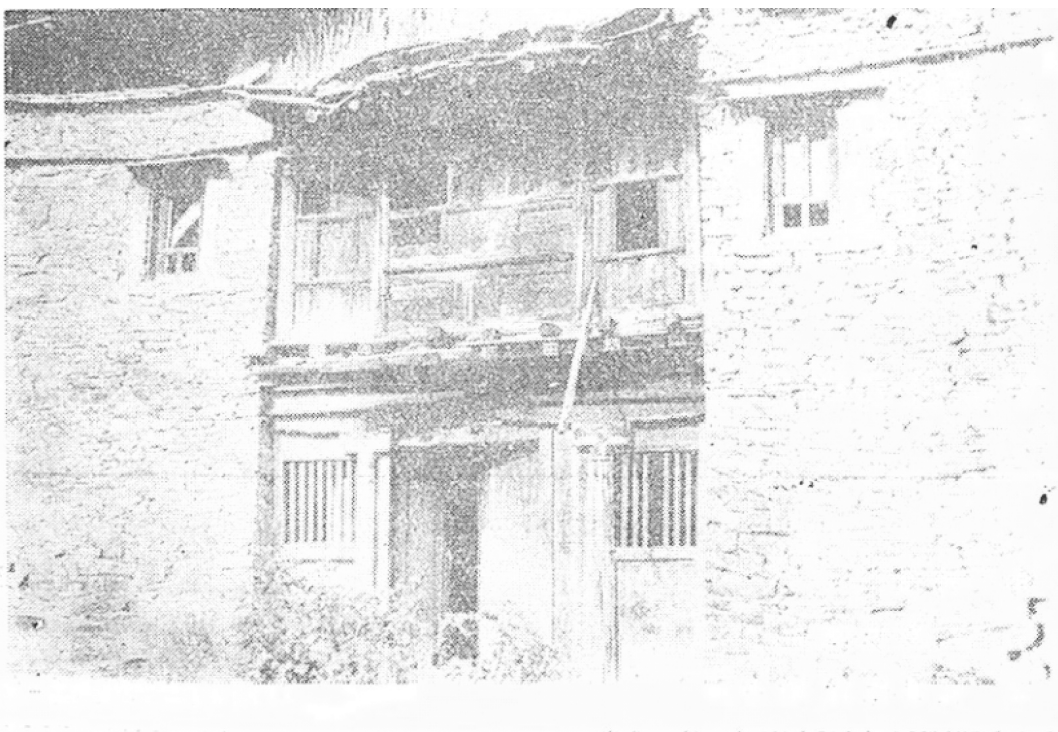


当年红军两次过查理寺筹粮积草北上，此图为查理寺院全貌。





当年红军筹粮积草住宿在此寺院内外。此图是查理寺院



当年红军从此寺院撤走时，两名红军被土兵打死在门口。此图为垮沙寺院。

## 第三章 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 第一节 张国焘按兵不动，重言南下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左路军一支五百余人的小部队，由格尔登寺的和尚罗车儿兄弟两人充当向导，准备渡过黄河。这支部队从上阿坝出发，翻山沿结柯河而下进驻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寺院。紧接着便由藏民罗车儿等引导四十余人的小部队，来到黄河边寻找渡口。在离齐哈玛寺院约八公里处，发现了一个唯一的渡口，但河面太宽，河水甚大，又无渡船，难以渡河。上至夏容河口（黄河支流），水亦很深，水流湍急，不能横渡。便折回沿黄河而下，行五十余里到贾曲河口（黄河支流），均未发现渡口。渡河不得，只好返回齐哈玛寺院住宿三天。此时河水继续上涨，上有夏容河，下有贾曲河，前有黄河天险，北岸又有“藏兵”，凭险阻击，封锁河面，要想偷渡黄河西进是不可能的。

据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寺院老和尚扎西甲木错回忆：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从结柯河下来约有五百多名红军战士，其中有两个骑马的，还有两个阿坝的和尚带路。当天在齐哈玛寺院住下了，在寺院周围挖了战壕，以防“藏兵”袭击，在寺院内用煎茶的大锅煮了很多青稞，走时也未吃完。红军刚住下，就在寺院内外到处贴布告（盖有大方章的）、标语，还用木板写了“红军不杀番民”的牌子挂在门口。第二天又派出四十多个红军战士，由两个骑马的带队，到黄河边侦察渡口，测量水势。上至夏容河口，下至贾曲

河口，沿黄河上下几十里均无法渡河。后在齐哈玛寺院住了三天，又沿结柯河而上返回阿坝去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张国焘盗用总部名义，向党中央发出电报，伪称“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涉河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党中央连电张国焘，明确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给养都对我军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遭到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并令其“立刻率领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而张国焘却置若罔闻，暗中与右路军中陈昌浩密电往来，阴谋以武力裹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团重返草地，南下川康。电文被右路军值班译电组组长陈茂生同志译出，十分吃惊，当即将电文递交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叶剑英同志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立即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中央及一、三军团，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张国焘妄图以武力裹挟中央南下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 第二节 阿坝会议前后，左路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的斗争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以朱德为首的广大左路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按原来计划，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应向东靠拢右路军。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公开拒绝接受党中央要他北上的电令，重弹全军应南下的老调。他的主要理由是，“由于下雨，嘎曲河涨水，部队无法渡过”。他还命令已经过河、到达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重新渡河返回。

左路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决定，非常气愤，他找到张国焘，用自己到河边了解来的事实，证明部队可以渡河。他说：“我和一些同志亲自去试过了，河虽然涨水，但有些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多大问题。即便是渡不了河，我们可以稍停一下，等水退了再渡。”

朱总司令也说：“北上中央经过几次讨论后决定的，我们怎么好又推

翻呢？现在中央和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我们又怎么能让它们返回呢？”

张国焘听后，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同志，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一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呆在这里是危险的，我们现在只有向南退出草地。”

为了争取张国焘，刘伯承同志改变策略，他说：“要不我们先退出这个地区，等天气好转后，走毛儿盖，沿中央所走的路线前进，也许这样情况会好些。”张国焘完全不理睬朱德和刘伯承同志的建议，他说：“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和刘伯承同志感到，“分裂”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参见《刘伯承军事生涯》）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一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作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同志，针对当时的种种不良现象，于九月七日在中阿坝给张国焘写信，要求面谈，反映自己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意见。第二天，他就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出有少数人不从革命的大局出发，有意破坏红军的团结，或捕风捉影，或无中生有，在革命队伍间制造纠纷，加深猜疑，设置障碍，这些现象如果不迅速克服，必定会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陈伯钧同志慷慨陈词地说：“面对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任何一个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难道无动于衷，而不痛心疾首？我坚决要求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机，匡扶革命！”

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对他的这些直言不讳的意见当然是听不进去的，但也不置可否，只是阴险地暗示。“问题不简单哪！分歧是从上头来的，中央政治局就有很多争论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实际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张国焘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下面这些现象恐怕一时难以解决。”

陈伯钧同志听后，马上指出：“党内斗争就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还是行政系统。关于党内的是非问题，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决不应带到行政工作中来，更不允许破坏团结，分裂我们的队

伍！行政上仍然应该按照红军的组织系统行使一切权力，下级服从上级，坚决执行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才是党内斗争的正确办法，才能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骡子的故事”见《红旗飘飘》21期）

张国焘为了保证其错误路线能贯彻执行，大肆排斥、打击坚持正确立场的干部。在阿坝，他先后召开了几次会议，其中有“川康省委扩大会”、“高级干部会”等。在这些会上，张国焘公开反对党、分裂党、分裂红军，并打击、迫害以朱德为首的革命干部。

一九三五年九月，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了反党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余洪远同志回忆：

“参加会议的不仅有省委委员，而且有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大约一百多人。”

会议发言很乱，而且总带有质问的口气：

“北上是有右倾逃跑，是错误的！”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

你一言，他一语，嗓音很高，帽子满天飞。朱总司令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扭转头去看看坐在他旁边的张国焘。张国焘在众目睽睽下，一个劲地喝水。当人们发言不积极的时候，张国焘就装腔作势地说：“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煽动。

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桌质问：

“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

停了一会，朱总司令发言了。他镇定自若、和颜悦色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

决定。”

朱总司令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

张国焘支吾不语，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凶相毕露地说：“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在逃跑！”

朱总司令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总司令义正辞严，有理有力的讲话，使那些起哄的人瞠目结舌，无以对答。会场一冷下来，张国焘又开始煽动，但发言的人慢慢也不多了。朱总司令看了看会场四周，感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相信参加会议的人不是都跟着张国焘跑的。于是，他又发言，反复讲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他庄严地告诉大家：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见《红旗飘飘》21期）

这次会议强行作出了所谓《阿坝会议决议》。决议污蔑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

“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向南逃跑的路线变化为“进攻路线”。决议中说：“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

为了说明党中央北上的错误，决议中写到：

“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天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以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同上）张国焘因此认为，一、三军团北上，不冻死，也会饿死。

决议还具体说明了张国焘的南下路线。“目前的国内形势是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组织好革命有秩序的总退却。可是，现在还有人要同国民党搞什么统一战线，北上抗日，那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实际上是逃跑主义。当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利用川康边少数民族和有利地形条件，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良成《忆长征》）

为了贯彻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决议还用所谓“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决议中这样写到：“在斗争不愿意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象一个人一样。”（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因而首先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迫害。同时，由于朱德、刘伯承同志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也使张国焘不敢过于嚣张。

当时张国焘对朱德、刘伯承的打击迫害，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从多方面制造困难、剥夺权力。他派人偷走两人的马匹，制造行动的困难。同时，撤销朱总的警卫员，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并派人严密监视他二人的行动，尽可能减少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后来，总司令不得不从五军团保卫局抽调两位同志作警卫员，以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张国焘还采取种种手段，架空朱总司令。同时，几乎停止刘参谋长应该行使的一切权利，甚至连电报都不让看。

另一方面，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围攻朱德和刘伯承同志。但这一切并未使朱德、刘伯承屈服，他们继续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继在阿坝召开了所谓“川康省扩大会议”之后，为了打击刘伯承和朱德，张国焘又召开了一次所谓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斗争刘伯承和朱德。张国焘亲自作了动员，接着便是一些人吵吵闹闹的发言。刘伯承和朱德并排坐在一起，时而静听，时而进行反驳。

“快说！你们为什么坚持北上？！”

朱德态度从容地说：“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上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别说了！我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别说了！你简直是个老糊涂！”

“你是个老右倾！”

“住嘴！”刘伯承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还是在审案？！”

会议的矛头一下子转了向，都对准了刘伯承。

“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几十万红军，你们总司令、总参谋长都搞到哪里去了？！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跟你们北上逃跑，我们不上当！”

刘伯承见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为朱德解了围，心里平静了一些，他劝大家说：

“我们北上，是上前线抗日。从全国的形势来看，这样做很有利，怎么能说是逃跑？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现在敌人的部队还在那一带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最后还得要北上。”

刘伯承的话似乎打动了一些人，会场斗争的气势小了一些。（据《刘伯承军事生涯》）

鉴于张国焘对同他的错误坚持斗争的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甚至实行法西斯专政，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同时顾全大局，使革命少受损失，朱德、刘伯承等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采取了革命的策略。

据原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回忆：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肆意诋毁党中央、毛主席，在五军团的干部、战士中引起了普遍的强烈不满。后来，有的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同志甚至激愤地说：“如果他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干！”在这关键时刻，朱总司令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又多次给同志们做工作，耐心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有一天，他亲自来到五军团，给营以上干部讲了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北上抗日了，走出草地后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 is 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接着，朱总司令又强调说：“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很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

事业的胜利!”（《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一天晚上，朱总司令找总部三局政委伍云甫去谈话。总司令对伍云甫同志说：“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的现象……”他把张国焘挑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排斥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将整个军队拉向藏族地区，不愿北上抗日的退却主义等情况分析了一遍，并嘱伍云甫同志，“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党的建设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我们团结红四方面军，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是在党的正确路线下一致团结起来的。”他还说：同张国焘斗争，“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的。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伍云甫《战士的伟大榜样》载《红旗飘飘》17期）

朱总司令这里说的胡底同志，原是国家保卫局的预审科长，他以前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为党和革命卓有成效地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到左路军总部任侦察科长。左路军到阿坝后，胡底同志由于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反对分裂红军等罪恶活动，说了“张国焘是军阀！”“张国焘是法西斯！”被张国焘扣押，最后被秘密杀害。

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同志，因为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受到迫害。一天，刘伯承对他说：“伯钧同志，你还年轻，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不杀人哟！张国焘是要杀人的啰！”（《骡子的故事》、《红旗飘飘》21期）当时，张国焘以“蒋介石侦探”、“日本间谍”、“小组织活动”等等“罪名”，逮捕杀害了不少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干部。陈伯钧同志虽未被杀害，却被撤销了红九军参谋长的职务。离开红九军时，一件物品也不许带，甚至连他开始长征便乘骑的骡子也被拉走了。九月十四日，他在日记中写到：“自参加革命以来，在革命队伍里碰到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若说是真正革命同志，何以能做出如此动作？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任何打击和迫害所不能屈服的，只有屈服于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唯一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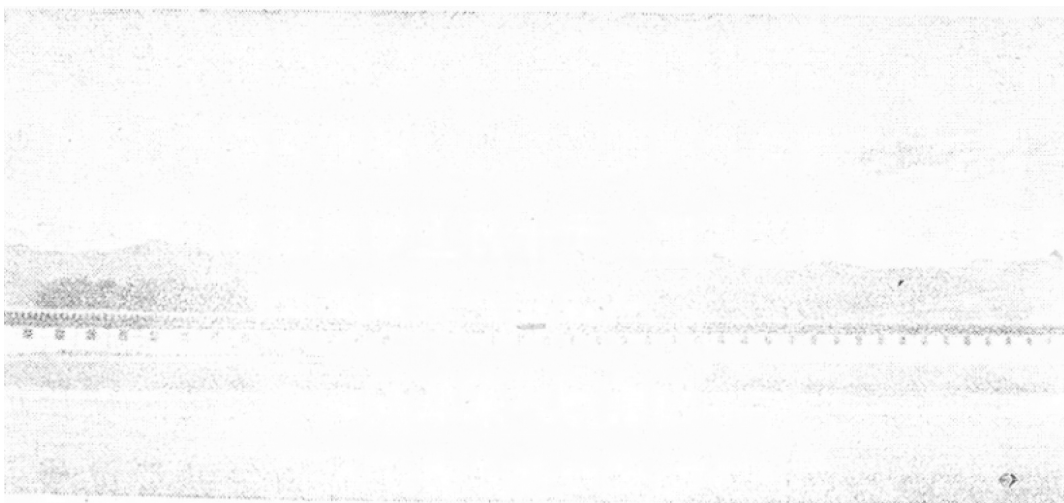
张国焘对广大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并未使他们屈服，相反，使他们对分裂更加愤慨，对党中央更加怀念，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陈伯钧同志九月三十日写的一首诗，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情感：

夜来北风起，大地全变色。  
朔方夷民居，八月就飞雪；  
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  
南视平夷地，捷音何时得？  
悲我孤独身，深锁漠之野!!!  
嗟彼太上苍，何时现明月?!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南下，从阿坝出发，沿阿曲河而下，经下阿坝，按坝（今安坝）等地区，翻俄拉山经茸贡，按原路折回，于十月上旬到达马尔康卓木碉（足木脚）后，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封主席，与党中央、毛主席分庭对抗。虽然张国焘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欺骗、威逼、镇压的卑鄙手段，使得这次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行动得以暂时的“实现”，但是左路军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踏上了一条更为艰难的征途，实践证明它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阿坝县格尔登寺院大殿全貌。“阿坝会议”会址。（修复后的）



格尔登寺院“转经房”。红军住宿地之一。(修复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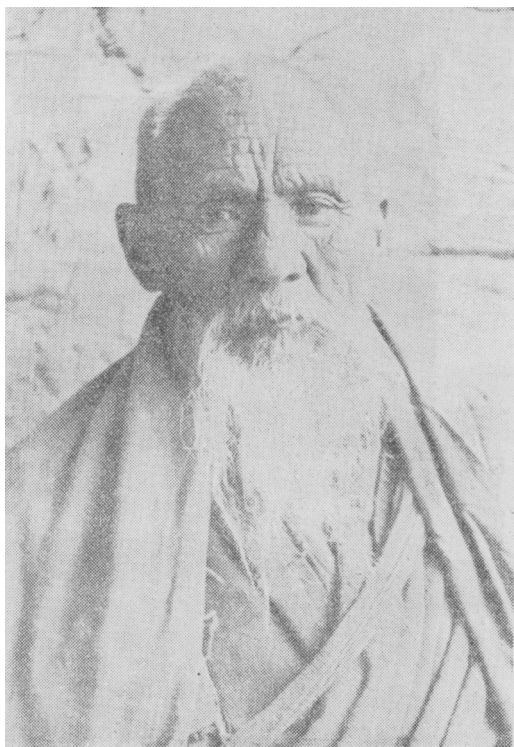
当年红军长征过蒙戈至安坝七十里险路之一。



当年红军两次经过这座唯一的安坝木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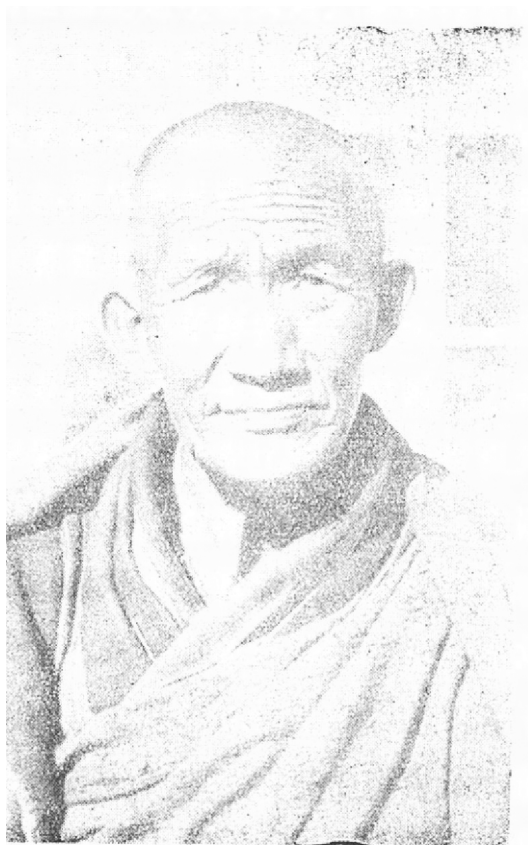
此图为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全貌。



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寺院当年知情老和尚——扎西甲木措像。



齐哈玛——黄河渡口



一九三五年八月，格尔登寺院和尚——罗车儿给红军充当向导，带红军到甘肃省玛曲县齐哈玛寺院，并在黄河上下几十里寻找渡口。图为知情老人——罗车儿，现住中阿坝格尔登寺院。



## 第四章 红军长征二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会合后的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行经色达后分兵两路第二次向阿坝（麦桑）进军。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一路出色达经班玛、白玉寺，于八月初进入今阿坝县上阿坝德格，第二天在阿曲河上搭便桥到安斗、甲尔多、正达、各莫寺院休整，宣传、筹集粮草。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经下阿坝洛尔达、安羌、中安、神座、查理、麦尔玛，过贾洛箭步塘（二牧场即甲本分场）至红原县安曲过白河，继续北上。一路同时出色达，经壤塘县鱼托寺旁边的鱼郎沟到阿斯玛沟，进入阿坝县麻尔曲、柯河、羊高一带，再过垮沙、直朶到安坝休整，宣传、筹集粮草。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从安坝出发，经中安，沿先头部队做的标记经神座、查理、麦尔玛、贾洛、甲本塘至红原县日柯一带，渡白河北上。《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二次过阿坝县路线示意图》

红军两次到阿坝（麦桑），所经过的地带是在海拔三千二百米到四千米之间，空气稀薄，人烟稀少，野兽出没。大草地更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这给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增添了许多难于想象的困难。据《雪山草地行》记载：“……草地则遍野是茸密的青草地，水流则不仅满坑满谷，而且满山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作饮料之用，有时口干的要命，但见水却不能喝。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千涸之苦，不慎喝了有毒汁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至死。……地质亦殊异，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络，步行其上，仿佛踏上‘浪桥’一般；如果形容起来，则以布包水豆腐相似。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茸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之泥

浆，其深度很难探得到底，其质甚黏，如胶如漆。骡马陷入其中，若任其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亦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得求教于旁的人。所谓‘蜀道之难’恐怕难比拟其万一”。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红军战士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望天亮。

最大的困难还是吃饭问题。草地的积水污黑发臭，闻到就使人恶心，更难以下咽。至于能填肚子的东西就更少了，进草地前，大军云集在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少数民族地区，难以筹集到多少粮食。进草地后，尽管大家都节省粮食，仍维持不了几天，多以野菜、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伤痛的煎熬，使红军战士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和土官头人的破坏捣乱。有不少红军战士倒下了。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茫茫的草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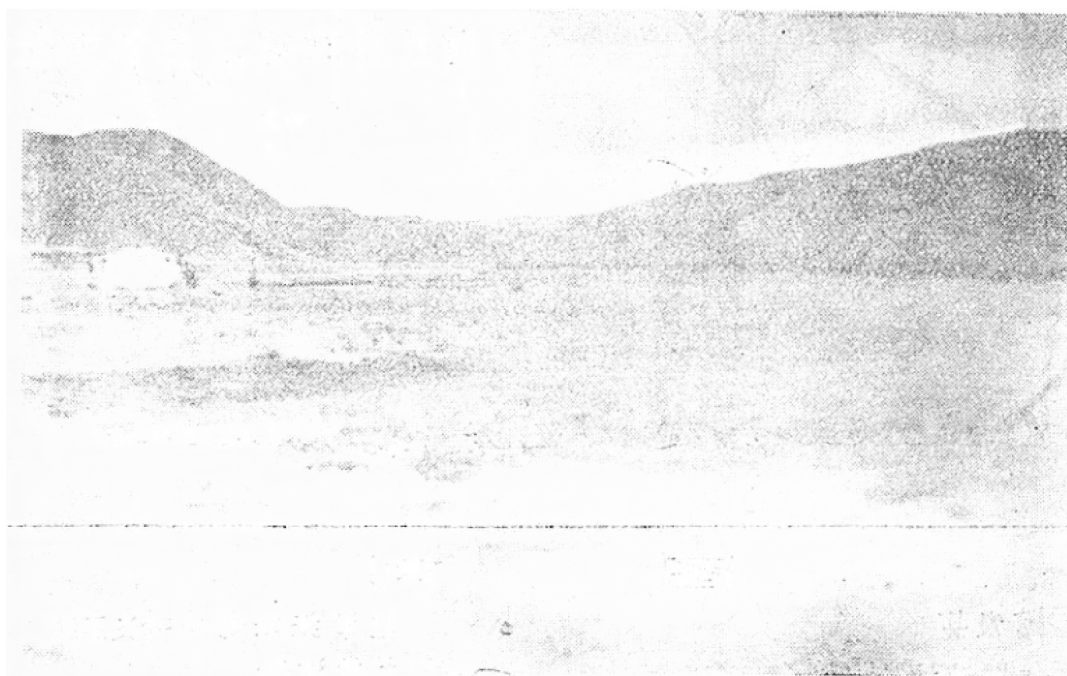
在过草地的艰难行程中，红军除了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饥寒疾病作斗争以外，还与反动势力作了英勇的拼杀。一九三六年北上红军的先头骑兵部队于七月十三日抵达阿坝（麦桑），十五日到达麦加尔康（今哇尔玛公社、华尔功臣烈家旧址），赛苟共巴（赛格寺院）地区时，日已西沉，突然发现千米以外火光点点，不时还传来马叫声。经侦察，那是驻扎休整的土司武装，约有四、五千人。他们屯兵于阿坝通查理的要道上，企图阻止红军。由于红军长途跋涉，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在这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搬掉这块“绊脚石”，先头部队决定乘敌尚未发现我军，立即发起进攻，以奇袭的战术破敌。

红军借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作掩护，在预定的时间，发出了攻击信号，指战员们首先向火堆甩出了一批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燃烧着的柴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天空。敌人的马匹被震惊了，嘶鸣着四处乱窜，敌兵们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惊马踩得鬼哭狼嚎。红军战士高举马刀，右冲右杀，将敌大部歼灭，缴获了近百匹马和大批牛羊、枪支弹药，为大部队胜利北上扫清了障碍，增添了给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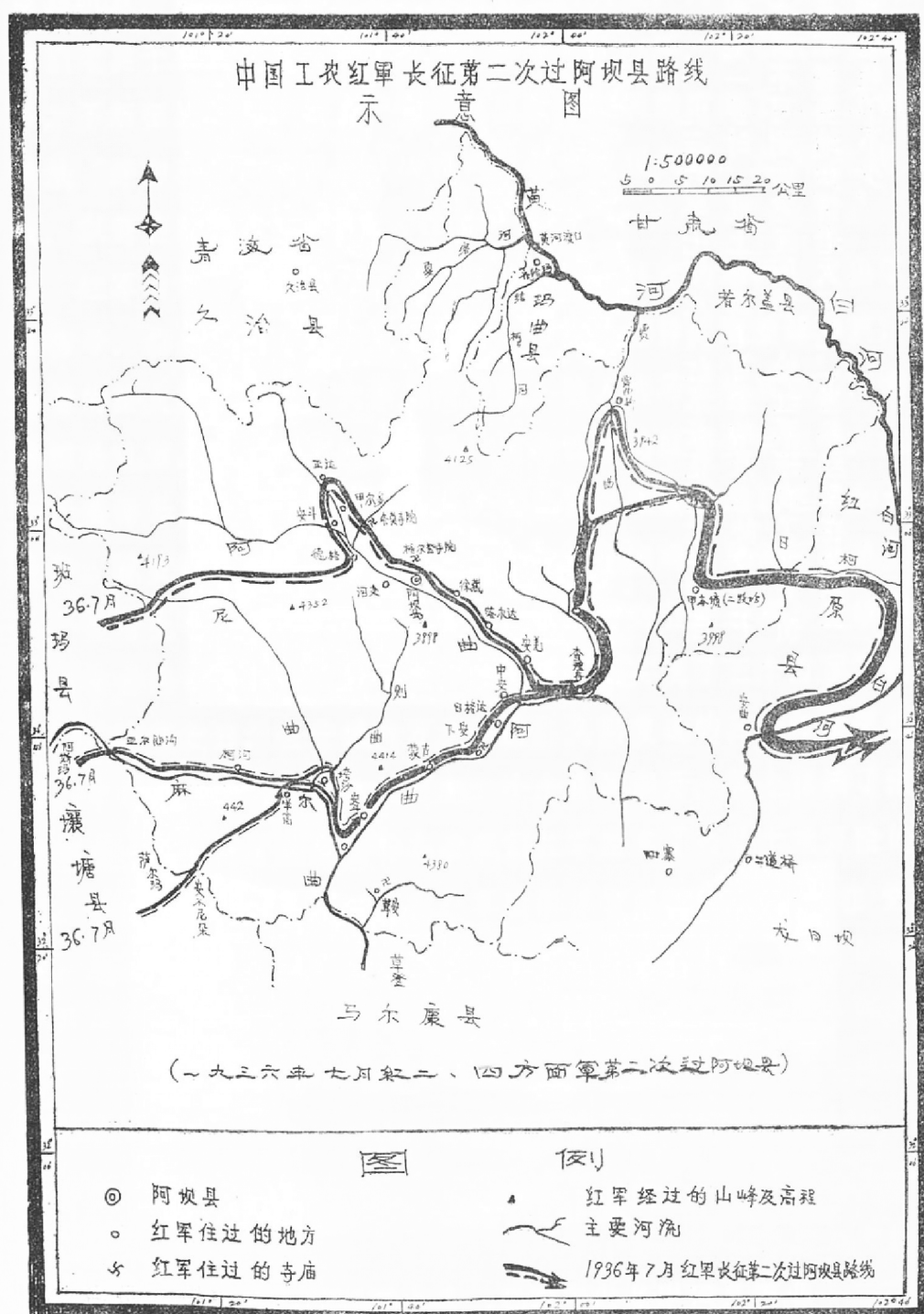
十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向甘南进军，连续突破了敌在甘

南设置的两道封锁线，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会师之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久别重逢的三个方面军指战员，手捧着印发的党中央的贺电，个个喜笑颜开，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花……。会宁会师，标志着我们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险的长征，也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这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六年七、八月，红军长征经过安坝至蒙戈一带时，被上有高不可攀的悬岩陡壁；下有深不可测的急流所挡，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据当地知情人回忆：当年红军在此处一带牺牲了不少。



此图是阿坝县的甲本塘，是大草地的南部边缘，是当年红军长征北上的必经之路。





当年红军穿过阴雾腾腾，水草丛生的茫茫草地，行军时注视着这尤如布包豆腐相似，长有茸密青草的地方。

## 第五章 红军在阿坝（麦桑）的革命活动

### 第一节 反动派造谣惑众

一九三五年八、九月和一九三六年七、八月，中国工农红军曾先后两次到阿坝（麦桑），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红军的足迹踏遍了阿坝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红军到来之前，麦桑土官“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第五支队”司令杨俊扎西，在青海军阀马步芳和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指挥策动下，把当地的藏民通通赶走，将粮食和牲畜全部转移到外地，实行所谓“坚壁清野”。并恶毒地攻击红军是“霉老二”，“赤匪”，说红军一到，“见人就杀，见女人就抱，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拿”，红军是“赤发绿眼的怪物，凡有生命者不可接近也……”等等，还威胁群众谁要与红军接近，就剥皮抽筋，鸣锣示众。同时收罗反动武装五千余人，由步兵扼守隘路，骑兵担任巡逻突袭，企图阻止红军北上，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第二节 宣传真理唤起民众

面对反动土司头人的欺骗恐吓，为了传播革命真理，扩大红军的影响，

唤起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起来革命，起来斗争，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帮助红军，积极投入反蒋抗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抗日救国，解放中国的政治目的。红军每到一处，总是留下许多各种各样的标语、传单，张贴布告，尽可能地召开群众会议，开展宣传工作。

据流散红军和知情老人回忆：红军进入寺院、村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醒目的地方书写汉、藏文标语，贴布告、发传单，在大石上篆刻简短明了的标语，宣传政治主张。由于红军长征已过去几十年，现存标语不多。现在安坝岗休寨格切鲁桑背后路边石头上有一幅“红军替穷人打倒土豪分田地”的石篆刻标语尚依稀可辨。红军纪律严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宁可挤住寺院、牛棚，也不进住民房，即使民房空无人。阿坝的八、九月正是丰收的季节，黄金般的青稞铺满阿曲河两岸，随风起伏，金波滚滚，粮食在这时对于红军来说显得比金子还贵重，有了粮食，就有了生命，北上抗日就有了保证。红军粮食奇缺，为了筹粮集草，继续北上，决定收割这无人收割的庄稼。凡收割土官老民的，各得一半，凡收割贫苦农民的红军得三分之一，并留下等价的银钱或实物相换。还对他们进行宣传：“红军是番民的军队。是为番民打土豪的真正军队，是分田、分地给穷人的军队。”“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打汉军（国民党）的。”“我们北上打帝国主义。”“叫大家回来团聚、安居乐业……”留在村寨上看家守庙的老弱病残及和尚，耳闻目睹这一切，十分感动，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一九三六年红军再到阿坝进驻各莫寺院时还专门做过三十七人的宣传教育工作。据七十八岁的求拖老人回忆：我亲眼见到红军帮广大藏民收割青稞、他们用银钱和实物换青稞。这些红军穿灰衣裳，戴大帽子（八角帽），官兵一样。他们说话和气，平易近人。他们是好人。根本不是土司头人说的“见人就杀，见女人就抱，见房屋就烧，见东西就拿”的军队。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我还看见红军在房子的门上、柱子上、墙上写标语，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用篆刻标语。一天早上，我去沟边背水，看见许多红军在用盅端水，我情不自禁地说：“红军娘结！”（藏语：红军好可怜啊！）这话被一个懂藏语的红军听见了，便叫：“姨母，把你家的水桶借给我们抬水行吗？”他们叫我“姨母”（女同志），好亲近！我说：“好，桶拿去吧。”不到两个钟头，几个红军就把桶给我还到家里来了。有个年纪稍大的红军还说了许多“谢谢老乡”的话，还同我拉话：老乡们哪里去了，不要受土司头人的欺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



想：我是个女的，为什么红军一不打、二不骂，更没有把我抱走呢？过了几天，我上山砍柴，对藏在森林里的群众说：“我见到红军了，他们真是好人，有的还懂藏话呢，是我们藏家的军队。”后来，躲在森林里的群众纷纷回到寨子，但是红军早已过安坝桥爬上俄拉山，听说往马尔康大藏寺和金川观音桥方向去了。红军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粉碎了反动土官头人的诬蔑攻击，解除了藏族人民思想上的疑虑，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

### 第三节 组织政权

红军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曾进行过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红军在阿坝县格尔登寺召开了有五十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进一步宣传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动员大家回家生产，不要受蒙蔽等。还成立了“川陕省阿坝苏维埃政府”，选出七个“川陕省阿坝苏维埃政府”委员：

俄 纽：（主席）女、十八岁，下阿坝阿尔君。

罗车儿：（委员）、男、二十四岁，中阿坝格尔登寺和尚。此人还在世（见照片）其他已死。

红军走后，虽然苏维埃政权尚未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红军的英雄形象已深深地铭刻在广大藏族人民的记忆里，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早已牢牢地烙印在广大藏民的心坎上。这些星星点点的革命火种撒在广袤的草地上，撒在人民的心田里，终将形成燎原之势，烧红草地的整个天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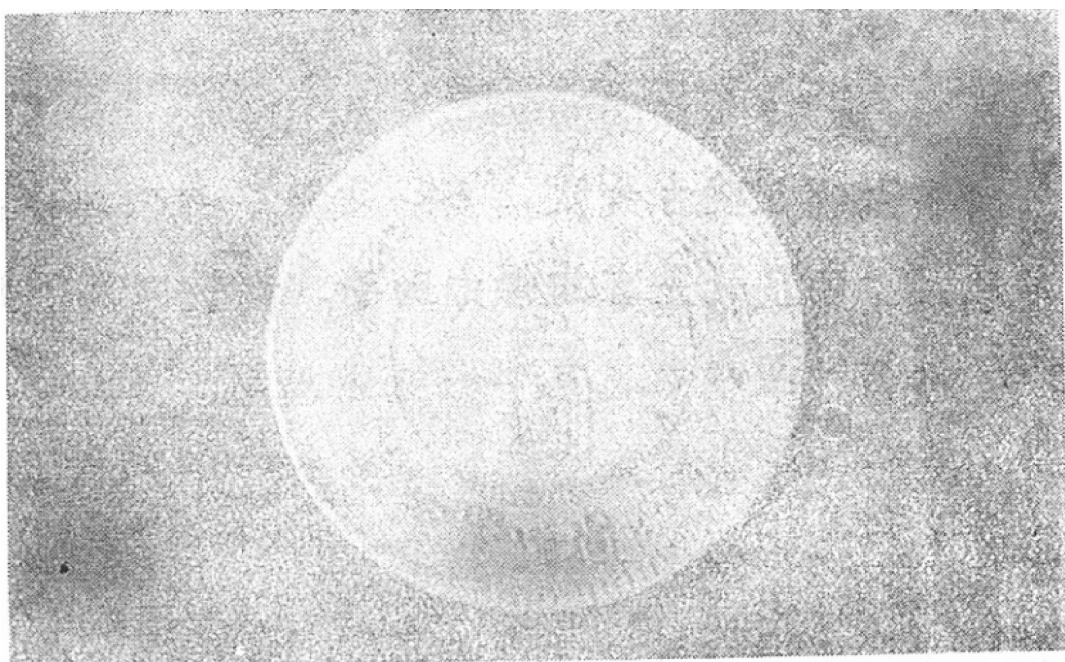
注

蒙戈：今茸安公社蒙古大队。

老民：（大老民）是土官的得力助手，谋政内外，并承办、官寨各项事务，执行一切命令。



当年红军在安坝驻宿时在杠休桑镌刻的标语“红军替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还可辨认。“红军替”三字很清楚。



当年红军使用的银元，此银元是柯河区粮店李州广同志在群众那里换得的，保存至今。



这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李州广同志主动献出这枚“红军银元”。此图为银元背面图案。

## 编 后 记

在《红军长征过阿坝县》的编写过程中，我们曾经参阅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等著述，这些是：

《红一方面军长征日记》——伍云甫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文献资料》有关部分

《四川党史研究资料》

《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红旗飘飘》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我在红军十年》——许世友

《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

《长征回忆录》——成仿吾

《雪山草地行》——宋之的

《草地概况》——四川军区司令部

在着手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级单位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特别是留散红军、知情老人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在州审理初稿时，又得到省、州同志的指导和各兄弟县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在县委的领导下，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抽调刘文国等同志组成红军长征过阿坝县党史资料调查组，调查人员带着已经初步掌握的材料，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住过的地方，收集史料，采访口碑，走遍了全县的五个区及甘肃省的玛曲县齐哈玛公社，实查、专访黄河古渡的今昔情况，访问了六十到九十岁的知情老人，召开了政协同志、流散红军和知情人员等参加的各种座谈

会，复核史实，充实史料，在此基础上编写整理出了这份《红军长征过阿坝县》的综合资料。

《红军长征过阿坝县》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州县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全体同志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由副县长甲木措负责，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一伦同志主持日常工作；刘文国、长生同志负责实地调查、走访工作；刘文国同志负责制图、摄影，并由刘文国、王杨福同志执笔整理编写。最后经县委常委审查修改而成。

中共阿坝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 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 附录一

### 红军歌词录音整理

#### 1. 《联合工农兵》（流散红军：王德成唱录音整理）

联合革命游击战，参加哟！联合工农兵，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枪杆瞄准打，噼里啪，噼里啪！向前杀，向前杀，杀到全世界，共和苏维埃！

我们的枪杆瞄准打，噼里啪！噼里啪！向前杀，向前杀！杀到全世界，共和苏维埃！

#### 2. 《红军作战歌》（流散红军：李国森唱录音整理）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兵打仗真不错！整倒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亲爱的英勇的红军哥，上前方杀敌，机会莫错过！莫打鼓儿莫敲锣，听我唱支红军的作战歌。摆开队伍打刘湘，一个要打他五六个。

#### 3. 《训练歌》（流散红军：余德兴唱录音整理）

集合时，向右看齐，预备向前看排头报数，数数数，1、2、3、4、5！向左转，二路分队，前面有敌人，预备添劲干干干，前进不出声！家中受人压迫，才来当红军，努力，努力，向前看。

#### 4. 《十二把扇子歌》（流散红军：余德兴唱录音整理）

一把扇子嘛连连，正月正来嘛溜溜，恩爱二人嘛唉哟！好伤心啊，当红军！

二把扇子嘛连连，好伤心来嘛溜溜，父子在外面唉哟！当红军干公事！

三把扇子嘛连连，龙抬头嘛溜溜，丈夫当兵唉哟，娃娃有了嘛当红军！

四把扇子嘛连连，妻静守嘛溜溜，手头提起钢刀嘛唉哟，斩匪头啊干公事！

五把扇子嘛连连，五月五来嘛溜溜，瞎子在家嘛唉哟，没吃穿嘛来当红军！

六把扇子嘛连连，回家转来嘛溜溜，下决心当红军嘛唉哟，当红军嘛干公事！

七把扇子嘛连连，七月七来嘛溜溜，扩大红军嘛唉哟，打中华嘛干公事！

八把扇子嘛连连，通南巴嘛溜溜，打川军嘛唉哟，早回家嘛干公事！

九把扇子嘛连连，九月九来嘛溜溜，打倒豪绅嘛唉哟，有好衣服哟干公事！

十把扇子嘛连连，丝绸丝缎嘛溜溜，好发财嘛唉哟，红军成立苏维埃嘛干公事！

十一把扇子嘛连连，腊月腊来嘛溜溜，恩爱二人嘛唉哟，来下旗嘛干公事！

十二把扇子嘛连连，旗子下在连部里嘛溜溜，旗子下在嘛唉哟，连部里哟干公事！

5. 《红军三大任务》（流散红军：马勋泽唱录音整理）

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人人需要调查工作，绝对禁止私人没收。

6. 《赤色苏俄》（流散红军：马勋泽唱录音整理）

赤色苏俄，芋命亲弟兄，马克思和列宁，是个革命家。共产党成了功，帝国主义不能饶，马克思夺政权，人人有功，努力，努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消灭尽不平等，不平等要杀尽，才把土地分，那时候啊夺政权，人人有理，……。

7.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歌》（流散红军：李兴文唱录音整理）

中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了；意义真伟大，胜利真惊人。大威风，震动全世界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开了会呀，中央西征红军，胜利真光荣，它的威风还在压敌人呀，还要把它坚持呀！好比雪山的陡危，敌人要打垮，只要有决心，革命就胜利，革命就完成！

8. 《独立王国歌》（流散红军：李国森唱录音整理）

这次南下兴，要打四川省，不逃跑，要积极进攻敌人；硬要消灭他李抱冰；不逃跑，不掉队；不要生疾病，粮食一切要节约；硬要运动战，那要刻苦，敌来了，胜利一定是我们。

以上八首《红军歌曲》由于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加上知情人和流散红军年岁的增长，有的歌词已记不清唱不准了。现根据他们的回忆，录音整理出的这几首歌词，仅供研究党史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参考。

## 附录二

红军长征过阿坝县时，牺牲了许多不知姓名的红军战士。

红军走后，流散在我县的战士有 50 人，其中女的 11 人。1983 年时还有 18 人，其他 32 人已先后迁入他乡、回原籍或病故，现均离世。

阿坝县流散红军情况表（1935 - 1936 年）

| 姓名   | 原名  | 性别 | 年龄 | 族别 | 籍贯    | 现住    | 流散原因 | 备注 |
|------|-----|----|----|----|-------|-------|------|----|
| 措尔加  | 李国森 | 男  | 64 | 汉  | 南部县   | 垮沙公社  | 因病流散 |    |
| 穷 歪  | 李长明 | 男  | 63 | 汉  | 阆中县   | 垮沙公社  | 因病流散 |    |
| 勒 周  | 王建国 | 男  | 64 | 汉  | 天全县   | 农具厂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马勋泽  | 马勋泽 | 男  | 65 | 汉  | 苍溪县   | 缝纫社   | 因病流散 | 退休 |
| 白绍生  | 白绍生 | 男  | 68 | 汉  | 南江县   | 藏锋公社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红军娃娃 | 一万子 | 男  | 55 | 汉  | 不 知   | 垮沙公社  | 七岁流散 |    |
| 贡波泽州 | 向一对 | 男  | 64 | 汉  | 不 知   | 河支公社  | 因病流散 |    |
| 波 洛  | 何中正 | 女  | 65 | 汉  | 城口县   | 茸安公社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仁波其  | 马云安 | 男  | 65 | 汉  | 贵州黔西县 | 林业局   | 因病流散 | 退休 |
| 王干生  | 王明清 | 男  | 67 | 汉  | 贵州大方县 | 牧场    | 因病流散 | 退休 |
| 仁 真  | 仁 真 | 男  | 67 | 汉  | 理 县   | 已回原籍  | 因病流散 |    |
| 日 戈  | 郑万全 | 男  | 65 | 汉  | 岷山县   | 安斗公社  | 因病流散 |    |
| 索 洛  | 唐宗录 | 男  | 65 | 汉  | 江油县   | 茸安公社  | 拆桥流散 |    |
| 索 戈  | 刘祖汉 | 男  | 68 | 汉  | 汉中县   | 安羌公社  | 因病流散 |    |
| 索 理  | 余德兴 | 男  | 62 | 汉  | 阆中县   | 茸安公社  | 因病流散 |    |
| 李朝常  | 李兴文 | 男  | 63 | 汉  | 阆中县   | 茸安公社  | 因病流散 | 退休 |
| 强 哇  | 王春色 | 男  | 62 | 汉  | 万源县   | 茸安公社  | 因病流散 |    |
| 达 泽  | 杨德车 | 男  | 62 | 汉  | 陕西省   | 哇尔玛公社 | 因病流散 |    |
| 冬 戈  | 吴继仁 | 男  | 65 | 汉  | 巴中县   | 哇尔玛公社 | 因病流散 |    |
| 达 戈  | 牟玉山 | 男  | 65 | 汉  | 巴中县   | 哇尔玛公社 | 因病流散 |    |
| 蔡文英  | 蔡文英 | 女  | 49 | 汉  | 苍溪县   | 藏锋公社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马国章  | 王炳高 | 男  | 51 | 汉  | 雅安县   | 藏锋公社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姓名    | 原名  | 性别 | 年龄 | 族别 | 籍贯   | 现住      | 流散原因   | 备注   |
|-------|-----|----|----|----|------|---------|--------|------|
| 托尔多老王 | 老王  | 男  | 60 | 汉  |      | 藏锋公社    |        | 已死   |
| 邓 秋   | 邓秋  | 男  | 62 | 汉  |      | 麦昆公社    |        | 已死   |
| 李元录   | 李元录 | 男  | 65 | 汉  | 阆中县  | 已回原籍    |        |      |
| 向 云   | 向云  | 男  | 62 | 汉  | 阆中县  | 已回原籍    | 手榴弹炸伤  |      |
| 妈 妈   | 妈妈  | 女  | 65 | 汉  | 通江县  | 藏锋公社    | 因病流落   | 已死   |
| 旦 真   | 旦真  | 男  |    | 汉  | 通江县  | 藏锋公社    | 妈妈之子   | 不知去向 |
| 邓秀英   | 邓秀英 | 女  |    | 汉  | 通江县  | 藏锋公社    | 妈妈之女   | 已死   |
| 张秀英   | 张秀英 | 女  | 62 | 汉  | 巴中县  | 柯河公社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 格 加 | 男  | 65 | 汉  | 云南省  | 垮沙公社    | 因病流散   | 已死   |
|       | 黄木匠 | 男  | 62 | 汉  | 麻城县  | 洛尔达公社   | 因病流散   | 回原籍  |
| 俄门打   |     | 男  | 62 | 汉  |      | 留落三年后走了 |        | 不知去向 |
|       | 刘秀英 | 女  | 小  | 汉  | 不知住处 | 藏锋公社    | 父母姓名不知 | 已死   |
|       | 刘秀珍 | 女  | 小  | 汉  | 不知住处 | 藏锋公社    | 不知     | 已死   |
|       | 岳尔登 | 男  | 62 | 汉  |      | 茸安公社    |        | 已死   |
|       | 翁 克 | 男  | 65 | 汉  | 巴中县  | 留落五年后回家 |        |      |
| 罗 戈   | 罗戈  | 男  | 65 | 汉  |      | 德格公社    |        |      |
| 射 香   | 射香  | 女  | 63 | 汉  |      |         |        |      |
| 柔格牙   | 王德成 | 男  | 65 | 汉  | 茂县   | 各莫公社    | 因病流散   |      |
| 波 罗   |     | 女  | 65 | 汉  | 城口县  | 茸安公社    |        | 已死   |
| 八 戈   |     | 男  |    | 汉  |      |         |        | 已死   |
|       | 夺 哇 | 男  |    | 汉  |      |         |        | 已死   |
|       | 陈 丕 | 男  |    | 汉  |      |         |        | 已死   |
| 达 马   |     | 女  | 小  | 汉  |      |         |        | 已死   |
| 娘 波   |     | 女  | 小  | 汉  |      |         |        | 已死   |
|       | 长 申 | 男  | 小  | 汉  |      |         |        | 已死   |
|       | 冬 扬 | 男  | 小  | 汉  |      |         |        | 已死   |
|       | 青 扬 | 男  | 小  | 汉  |      |         |        | 已死   |
|       | 富 娃 | 男  | 小  | 汉  |      |         |        | 已死   |